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温柔的西部

Gentle West

吴景娅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温柔的西部

吴景娅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的西部 / 吴景娅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521-0345-8

I. ①温…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1094 号

温柔的西部

吴景娅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345-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天堂地图

丹巴美人	002
少女之城	007
渝之北城之口	010
芙蓉之下，江之上	015
向神话致敬	025
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036
梅花便落满南山	039
我遥不可及的故城	043
那夜我与丽江肌肤相亲	048
泸沽湖，男人都要荷月远走	054
我们要去羊卓雍	061
花 儿	066
赛里木湖	073
金色峡谷	076
伊犁遥远	079
寂 地	083
花 界	087
飞 天	090

八百里秦川	094
霸桥的柳	098
阳朔之夜	102
寂寞涠洲岛	105
地角风情	111
泸山的豆花邛海的虾	115
七月的拈体舞	119
罗马的忧伤	121
阿姆斯特丹的绯色表情	126
女人的欧洲	131
莲花帝国	137

第二辑 腕下平仄

母亲，那个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女人	160
江山误美人	164
下 场	172
杜拉斯的得意	176
法兰西的情妇们	181
格外轻盈的放肆	189
南山上的艳与寂	199
曾家岩·胡蝶的来去	204
看吧，这群沉默的家伙	209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儿郎	218
至今思米卢	223
关于米卢，一唱三叹	228
意大利的王子们	232

谁的声音抵达了幽深之处	236
沉默的田野	238
穿过喧嚣的爱情	241
不能与心爱的告别	244
提 笼	246
禁 忌	248
告诉你，我是狼	251
偷 情	254
当白蛇遇到青蛇	258
龚滩的尊严	263
巴蜀恩仇	267
重庆崽儿	269
今夜只能抵达被窝	272
月亮的脸	274
思念冬天	278
吃 饭	281
灵魂无家	285

第一辑 天堂地图

丹巴美人

与丹巴发生关联的时候，重庆永川的天鹅湖正在夜色里墨然。那些白色的翼翅像闪烁的光亮燃起又熄灭，划破了带着腥味的风和我的想象。我听到远处的孔雀在尖叫。它叫：天鹅。孔雀的尖叫弥漫夜空，华丽而呕心沥血。湖，有了动荡，烟波渺渺，像关锦鹏的情绪片喜欢玩弄的暗调。

后来我才知道，那夜，如果我能够听得更远处的动静，会听到川西以西的丹巴在那个时辰发生了惨重的泥石流。

天啊，上帝为何选择了丹巴，一个让我过目不忘的名字，我喜欢它就像对自己面容的自恋。但上帝不是这样想，他总是撕碎了我们的心爱，再教导我们什么是悲剧。只是那些水卡子村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末日逼近，他们却狂欢不止。他们有太多的佳人和情歌，让他们跺着脚的山谷成了奢华的美人谷。他们忽略了上帝之手突然的阴鸷，22点30分它从电闪雷鸣间伸出来，摺断了所有的轻歌曼舞、艳笑和眉来眼去。50多个生命，瞬间，消失，无踪无影。来不及呼喊、挣扎，来不及让殷红的血悲天抢地、溅飞，丹巴已经痛不欲生——那些美女与美女们的花样年华，碉楼下各自妖娆的石榴花，残酷有残酷的盛宴，彻底，刻骨铭心，万劫不复。

(一)

我对一个从未谋面的地方有了前世缘分的牵挂。我甚至有了梦里的动作——以丹字去撞击巴字，两个音节像鹅卵石间的决斗，响声清冽、矜持并神秘。三个月后，我翻过巴郎山，下到小金川，高原突然也凹下去，凹下去，凹成一个风姿绰约的峡谷。

进入丹巴的时候，丹巴暮云四起。风是想象中的放浪，裹了秋霜的呼啸，从桥的这端扫射到那端，让异乡人的脸颊有了深刻的痛。

一座与中国所有的小城市毫无二致的县城，被大渡河隔在了两岸，山影孤独，灯火瑟瑟。用马赛克和瓷砖等恶俗的材质武装起来的楼房，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像是被谁领养的孤儿，可怜地瞪着你看，看出一身的寒。我的花头巾倒成了稠黑的夜最温暖的旗，这让我自叹自艾，我怕自己的深情落空：一个人文情怀荒凉的边城真的比贫穷更让人发怵。我想起才路过的康定，它曾像一朵格桑花似的行走于我的期待——它是跑马山的臣民，在它的守护下，情歌茂盛，手工业者遍布深街窄巷，康巴汉子来来往往。

但，真实的康定却辜负了我。它已失去了张家溜溜的大哥与李家溜溜的大姐的调情，而康巴汉子远走他乡。藏饰与靴、刀，开始了机械的批量生产。伪藏式的楼房在假冒一种深情，康定一夜衰老。随着那首被窜改成摇滚的著名情歌而白发三千丈。

而丹巴，还没被太多贪婪的眼睛开发的丹巴，该还有她的青春、独立特行和引人遐思的地方吧？

(二)

丹巴第一个早晨，准确地说是拂晓，我被惊吓了。窗外，仰望的天

上，出现一座琼楼玉宇。它以不动声色的轻灵，峭立于悬崖，君临天下的逼仄，海市般的摇晃——那是真正的嘉绒藏楼，土与石的骨骼，白色的容颜，图案华丽的阔窗，眼神含情，在深钴蓝的天光护送下，与我相认。

我发现，自己不可能再是丹巴的旁观者了，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故乡的话，我确认就是这里。因为我认识了一个也叫央金玛的女孩，她比我这个笔名叫央金玛的女人来说，更是荒原与野性的主人。

她带领我们奔走在去梭坡的路上；在倾斜的古碉楼的投影里，打朗措家的第一趟酥油茶。她玉腿修长，十指青葱，站在也是亭亭玉立的酥油桶前，一下两下，劳动和阳光让美人真实而坚韧。特别当汗水汇集到她精巧的下巴时，让我回忆起了都市美眉们的苍白。

(三)

去墨尔多山的路上，我终于与它们遭遇——泥石流的一个个现场。这是快中午的时光，高原的状态尽善尽美，坡上秋红作色，河滩的水已懒，懒得不知去向。两岸的藏式民居，童话里的帝国城堡，已被辣椒和玉米占领，喧哗着田园人生的富饶和情谊。

而泥石流们还是让我们不能顾左右而言他。

那是会让人类绝望的现场。泥石流的扫荡之处，已无法辨认它的前生是公路或楼房。成群的百吨以上巨石，蹲在沼泽里，潜伏着兵气。我想起我们说过的人定胜天的傻话，不过是年少不知地厚天高。是的，比起大自然的德高望重，人类不过是一群调皮捣蛋的野丫头。

奇怪的是，这样的忏悔后，心，仍没有安静和皈依。因为，如果我们只能生活在大自然的恐吓与戏弄之间，又有什么生趣可言？

我带着一个哲学命题走入了岭钦寺。它的四周几近废墟，山谷中冲出的泥石流迤邐数里，形成硕大的银色冲击扇。银色不再有高洁、亲善的表情，它独断专行，同所有的挣扎作对。但它似乎私爱了几棵柿子树。虽然

树干已被撞击扭曲得面目全非，枝上的柿子却一片橙红，点燃自己喜悦的灯——一个苦难的母亲举起的初生赤子。

也许就是这几棵柿子树的掩护，让泥石流到了大殿的烛台前，突然一拐——念经的声音得以继续。在那夜的丹巴，风继续吹，经声不弃不离，上天入地。

我见到了寺庙的住持。他在整个康巴地区都声名显赫。他正匆匆穿过开满金黄色花朵的塔群，面容沉静，袈裟翩然。据说，泥石流后，有关方面想劝他把寺庙搬迁，他拈花微笑：地球到处都可能发生灾难，未必我们迁上月球？

是谁说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与其同上帝斗智斗勇，不如坐看云卷云舒。

(四)

下午三点，丹巴被美人包围。“嘉绒之花”、“嘉绒之鹰”像声势浩大的山火，噼里啪啦就让平庸的县城脱胎换骨。丹巴神采飞扬，丹巴翩若惊鸿。选美节的丹巴举世无双。

你不敢相信仅仅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万劫不复。三个月后，他们就踏着 50 多个亡灵又开始了歌舞升平的声色娱乐。他们偶尔也会说起那 50 多个亡灵，尤其是十多位美人谷最华彩的女孩。但神情已不那么专注，言语缺乏了深情。轻叹之后，他们的那些不幸的亲戚或女友，真的就随风而逝了。

我喜欢这样的遗忘。能这么快轻视痛苦的人，才有强悍的重振能力。一个太算计自己悲哀的人，也把劫后余生算计进去了。

我们穿行在美女俊男间，聆听他们的环佩叮当，裙裾娉娉，如听天籁。那些堆积于头顶胸前的绿松石和玛瑙，让他们华贵得如同帝王后妃造访民间。而我们似乎踏入了非洲丛林，美色、美声、美的气场，醍醐灌顶。

我用相机扫射这些纯天然的绿色美人，每一张绝不重复的笑靥都颠倒

众生。我难以相信上帝在7天的劳累中，能灵气地生产出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产品。而情愿去听神话：她们全是党岭上温泉眼喷出的水滴……

其实，每个丹巴美人都有自己神秘的身世。曾经的西夏帝国王子或公主的血脉，汨汨至今。成吉思汗让他们国破家毁，血流成河。这些金枝玉叶、高贵之身只得暗无天日地逃亡，从祁连山向西向南，绵绵的高原雪山，苦难无边无际。那么多的颠沛流离、苟延残喘、山穷水尽之后，丹巴等在了那里。就像石头被逼急了，也会焰火飞溅；恐吓和威胁的结果，诞生了美人和不为人知的美人的生产地。

丹巴真不是什么好地方，山很险，水很浅，山山水水都显现出狰狞，与人为敌。有时看到那些丹巴人把童话般的房舍建在悬悬危岩下，等于头上放置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为他们揪心：搞不懂他们为何会信任这些毫无同情心的危险。不过，只要走遍了丹巴城就知道，他们除了信任危险，已无所依托——

这里是他们的生息之地，也是他们的葬身之所。他们把生死已看得明白，不把生看得太欢喜，也不会纠缠于死的悲哀。活一天，就怡红快绿。“大悲，而后生存，胜于同那些小哀小愁日日讨价还价”。对于自然的一切攻击，不过像墨尔多山神一样，在石梯上后跳一步，微笑，不出手。一直跳到108步石梯，才说：我该还手了。山为之断裂，玉剑一般的峰岩当空站立，不可一世：丹巴人对上苍最大的回击便是——对苦难迅速地遗忘，然后载歌载舞、窈窕而妩媚地活在众多亡灵飘浮的峡谷和山岗。

(五)

丹巴也有仁慈之地。县城出去几里路的甲居，一个纯洁青嫩的世外桃源。采花女儿尚未成人，脸，粗糙的红，筐里全是花的青春。它是她的茶和药，以及抚慰。甲居春暖，梨花弥漫。梨花也是一个约定，四五花期后，木门打开，长成美人的采花女儿要出远门……

少女之城

有首台湾诗人的诗常让我感怀：午夜 / 什么才能解渴呢 / 最好回苏州去 / 骑匹小毛驴 / 不要带书童 / 七拐八拐地走进 / 青石弄堂……

回北碚，也是一种解渴。虽然失去了毛驴这个重要道具，也无法扮演穿靛青花衣的田园牧女。要带的东西么，也只能像所有的过客带着一生一世的匆忙与漫不经心。然而，北碚仍是午夜要回的地方，一个叫永远的地方。

想着的并不是走高速路，而是穿过鸡公山下的隧道以及滴水成帘的老鹰岩，望着对岸白庙子一带的峨大山势、烟雨人家发一会儿的呆。嘉陵的水在秋冬明显瘦了，把江中嶙峋的怪石暴露无余。却原来，碚石便是这样偶尔露出峥嵘。

这是我向往着的回故乡的方式，有些惊心，如同陶渊明的武陵人接近他的桃花源——穿越黑暗、逼仄的狭窄、命运的不可知，那便是归属，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要论气质，北碚与苏州倒真有几份相似，河生雾，雾生烟，烟生树，树生露，多水而多情。只是苏州像沉郁的少年，多有湿漉漉的忧伤；北碚更像少女，老做着水灵灵的梦。

有时候真有点怜悯现代人贫瘠的心灵：想找个地方发发呆，已是奢

侈。我也是。这些年，抓住空隙，就满世界找地方发呆去，丽江、夏河、普罗旺斯……然而，发呆，不过是短时逃避，对漫长的人生不见得有多大的修正和建设。而做梦就不同了，它是那种让人眼睛发亮的东西。有梦的人，会化平庸为神奇。

北碚是个让人做梦的地方，小情小调，大爱大恨，几乎成为一种基因，传承于北碚人的骨血里。反哺于斯土，小城镇成了梦城——竹海的吐故纳新，梧桐叶的焦脆作响，都是梦呓，说着唐诗宋词般的语言，谁也无法复制的语言，小城人的眼睛就顾盼生辉，性子却淡泊，出诗人，前潮后浪般的涌出，无怨无悔地爱着自然与文学，让小城离乡村很近，离优雅很近，离一切的形而上很近。

我二分之一的人生是属于北碚的。小城，给了我无限宽广的时间做过无限宽广的梦。天知道，北碚的光阴为何比其他地方缓慢了许多，时间在那里很像磨滩河或龙凤河，水波不兴，静若处子，却又是气定神闲的。

那一年也就18岁吧——仲春时节，同学少年一群人沿着温塘峡峡口的小路往上走。西山坪的万丈悬崖间，隐约着的石门和栈道，被凄凄荒草湮没，传说是三国张飞走过的路。而少男少女的我们是前不见古人的，只望得见半山腰的桃花粉色。我们竟是在三月的荒草与桃花间，拉着手跳交谊舞，双双对对，一步一个石梯地跳上山的。或许，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漂亮的一个白日梦。

还有一次，与父亲去缙云后山。父亲带着去走他的“俄罗斯小道”。沿着微波站铁塔向南、舍身崖往南，走过碧云般的矮竹林，叶阔爪密的蕨鸡草，然后是气味浓郁的樟树、柏树、松树组成的植被群落。远近无人，空山静寂，只有遗世而独立的树木清香宛若天籁，洋洋洒洒蜿蜒而去，直抵璧山。八月的璧山正是稻谷熟了的季节，层层叠叠的梯田，层层叠叠的金黄，奢侈而富足的年月。

当年父亲对北碚的忠诚常让我不可思议。他每每到渝中区，第一个动作便是抽动鼻子，滋滋两声，表达对逼仄的一切——空气与空间的拒绝。回到北碚，尘埃落定般的踏实，天真地笑着，说话咿咿有声，并以少女般

的情怀为北碚写了几十首长诗短韵。他一直以为会终老在这座自己无比热爱的小城里。但，一生唯一的出国，却让他冤死在异国他乡。

对于父亲的安置家人曾有过争议，都因工作远离了北碚，若把父亲独自安置在那里，会不会孤寂？父亲却托了梦来，让把他的骨灰撒在金刚碑一带的嘉陵江中。

一直知道，那片江水是他最喜欢的——春来，嘉陵的水先从那里碧绿，岸边有豌豆花开得草根却绚烂。上面的金刚碑镇，黄葛古树巨硕的根须盘桓在青石间，像一种传奇，轮回了几生几世，仍伴着吃豆花饭的男女朝朝暮暮。

父命难违。

原来，北碚这地方是让人生死相许的。

渝之北城之口

(一)

城口遥远，像一个传说般的遥远。

去城口的路，山重水复，火车总在一个隧道连着一个隧道间穿行，让人觉得自己像是被大山揣在腹中的胎儿，揣满十个月了，却难产似的，生不下来。

山重水复也包括了万源至城口的公路。仰头，再仰头，两山巍巍相夹，夹出深渊似的峡谷，蜿蜒的公路随蜿蜒的青溪而行。如果以车当舟，倒是李白那首著名诗句的反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难过万重山。

城口县城却在柳暗花明处——一个几乎算得上平坝子的地势里舒舒服服地躺下去，躺出一种闲适与优雅姿势来。夜里看它，忽地便想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的开头一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为什么美丽的地方总是需要人穿过神秘与幽深的黑暗，才能见着它从容的等待呢？

雪国在多愁善感的川端那里代表着洁净与梦想的幻影般世界，它从来都只是一场白日梦。而暂时没有月光笼罩的城口，接近它却犹如触摸到人脸颊一般的真实——绕城而过的任河泛着零星的粼粼波光，而更多的是

则以清新的水气让你觉察到它的存在。是的，那是一条充满芳香的河流，如吐气如兰的少年，以抒情的方式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过。哦，城口人多幸福，竟拥有吐气如兰的河流，就像会一直拥有着唇红齿白的青春。

我总感到城口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等待着我的寻找：比如在流光溢彩的十月；比如，得抵达重庆的天涯地角——最北端。城口的等待不但凸显了时间的从容，更有着空间的壮丽。

壮丽，阳刚与阴柔靠得那么紧密的一个词，用它来形容城口似乎再恰当不过了。首先想想城口的地名吧。细数重庆乃至中国大大小小的地名们，多以地形、地貌、位置或山川景物特色而命之。而城口二字有着大开大合的气势，豁出去的英勇，很绝决的担当与牺牲，令人联想起嘉峪关、潼关这类的地名——它们的色彩更属于金属，古铜色的那种，属于铁马金戈的惨烈与醉卧沙场的浪漫；属于儿女英雄们注定将拥有的轰轰烈烈的人生。

所以，与其说城口是在从容地等待，不如说是在壮丽地守护。

（二）

如果要用一些既定的古汉语或现代汉语来描述城口的山水都会显出语言的干涸，因为这么个地方的奇异实在于语言之外，甚至影像也显出了自己的无能和平庸：当它们把不按常规出牌的城口山水装进镜头或碟片之时，不过是带走了貌似城口的“形”。而作为这里的“神”——真山真水之灵魂，只能是你踏着这里的泥土，在一场雾又一场雾中穿行，或许还碰碎了一树晶莹剔透的树挂，面对崇山峻岭的无言而大美时，才会惊觉：灵魂这东西怎么是可以带走的呢？曾有人说这里有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地方基因的嫁接。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一点都不觉得它们是对城口风光妥帖的赞美词，反而是种蹩足的比喻，就像第N次咀嚼天才们咀嚼过的甘蔗，再把少女比作花朵一样。蹩足的比喻往往是对城